

铁凝文集

1

青草垛

垛儿寻爱记
花咪面嫂
何对他

江苏文艺出版社

L247.5
8337

青 草 垛

江苏文艺出版社

青草垛

作 者: 铁 凝

责任编辑: 汪修荣

出版发行: 江苏文艺出版社 (邮政编码: 210009)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淮海印刷厂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10.875 插页 2

字数: 250,000 1996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册

标准书号: ISBN 7-5399-0982-X / I · 932

定 价: 13.5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写在卷首

《青草垛》一卷收入的六部小说，是我自认为比较重要的中篇，多是九十年代以来的作品。其中的《麦秸垛》和《棉花垛》虽然写于八十年代后期，但由于刚刚完成了《青草垛》，便也把从前这“两垛”收进来与之排在一起，为的是读起来可能显得整齐。

这“三垛”中的第一垛《麦秸垛》写于一九八六年五月；第二垛《棉花垛》写于一九八八年十二月；而第三垛《青草垛》写于一九九五年十二月，与《麦秸垛》相隔九年。在一九八九年初，当我写完《棉花垛》之后，实际上就有了《青草垛》的构思。迟迟未能动笔，是因为我找不到一种最合适的表述方式，来讲那个名叫“一早”的主人公的故事，尽管自那时起，青草的甜气和苦气就终日在我周身弥漫。中国人是喜欢“三”这个数字的：“好话不过三”，“三碗不过岗”，“三句话不离本行……”“三”这个数字似乎意味着一种形式的规模，也意味着这规模的限制和结束。我是中国人，在“三垛”的写作中，我也本能地愿意以完成“第三垛”来结束对这三种至今还维系着人类生存的“物质”的思考。或者换句话说，我思考的是在这些物质注视下的人类景况。但我并不

想轻率地迁就这个“三”字，我不准备为了尽快凑成“三垛”便扔给读者一个潦草的故事。那时期我不断想起“顺理成章”这四个字，实在是四个好字，实在是理不顺则章难成。直到一个月前我开始并完成了《青草垛》，我以为我找到了这个故事的讲法，我并不为花六年时间才找出“成章”的“理”而对自己过意不去。我希望读者能从这篇小说里看出我对文学一如从前的认真。

至于《麦秸垛》《棉花垛》和《对面》，是已被人谈得很多的作品，我就不在此多言。本卷的最后两篇《他嫂》与《何咪儿寻爱记》，我想略微一提：《他嫂》是我写得最为轻松的一部小说，写此篇时我只一心要把那没有意思的生活写出意思。我有点自我欣赏这小说平白的语言中带出的些许幽默，仅就这一点它与文集第二卷中的《埋人》有些相似。幽默的本意不是引人傻乐呵，也不是心急的相声演员忘我地膈肢自己或干脆走下台去膈肢乐不起来的观众。幽默该是自灵魂深处漾出的一种大智慧吧，该是一种痛哭了生活之后对世界的真微笑。我渴慕这大的智慧，也深知获得它是并不容易的。

《何咪儿寻爱记》写的是一个心浮气躁的女孩子寻找爱情和幸福的故事，细心的读者会发现通篇却几乎没有“爱”字。爱是太艰难的一件事，在我们这样的时代，爱是什么？以色列有一则解释和平的谚语说：“和平如果不是同敌人的谈判又是什么呢？”套用这个句式我想说：爱如果不是那个寻找爱的过程又是什么呢？

但愿天下人不曾泯灭这寻找的能力。

铁 凝

1996年元月

001101



· 铁凝 1993 年写《对面》的时候

目 录

麦秸垛	1
棉花垛	68
青草垛	131
对 面	187
他 嫂	229
何咪儿寻爱记	289

麦 秸 垛

当初，那麦秸垛从喧嚣的地面勃然而起，挺挺地戳在麦场上。垛顶被黄泥压匀，显出柔和的弧线，似一朵硕大的蘑菇；垛檐扇出来，碎麦秸在檐边耀眼地参差着，仿佛一轮拥戴着它的光环。

后来，过了些年。春天、夏天、秋天的雨和冬天的雪……那麦秸垛湿了又干，干了又湿，却依然挺拔。四季的太阳晒熟了四季的生命，麦秸垛晒着太阳，颜色失却着跳跃。

1

太阳很白，白得发黑。天空艳蓝，麦子黄了，原野骚动了。

一片片脊背亮在光天化日之下。男人女人的腰们朝麦田深深弯下去，太阳味儿麦子味儿从麦垅里融融地升上来。镰刀嚓嚓地响着，麦子在身后倒下去。

队长派了杨青跟在大芝娘后头拾麦要儿捆麦个儿。大芝娘

边割麦子边打要儿，麦要儿打得又快又结实，一会儿就把杨青丢下好远。

杨青咬牙追赶着大芝娘，眼前总有数不清的麦要儿横在垅上。一副麦要儿捆一个麦个子，麦个子捆绑好，一排排躺在裸露出泥土的秃地上，好似一个个结实的大婴儿儿。

杨青先是弯腰捆，后来跪着捆，后来向前爬着捆。手上勒出了血泡，麦茬抻破了脚腕，麦芒在脸上扫来扫去，给脸留下一缕缕红印，细如丝线，被汗蜇得生疼。

大芝娘在前头嘎嘎地笑，她那黑裤子包住的屁股撅得挺高。前头一片欢乐。

四周没有人了，人们早涌到前边的欢乐里去。杨青守着捆不尽的麦个儿想哭。

要是四年以前，杨青就会在心里默念“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然后身上生出力气，或许真能冲上去。那时候她故意不戴草帽，让太阳把脸晒黑。那时候她故意叫手上多打血泡——有一次最多是十二个，她把它们展览给人看。大嫂们捏住她的手，心疼得直“啧啧”。杨青不觉疼，心直跳。那时候过麦收，她怕自己比不过社员，有一回半夜就一个人摸到地里先割起来，天亮才发现那是邻队的地块儿。

那时候就是那时候。现在她好像敌不过这些麦子，这块地。

日子挨着日子，是这样的一模一样，每一个麦收却老是叫端村人兴奋。人们累得臭死，可是人们笑。汗水把皱了许久的脸面冲得舒展开来。

太阳更白了，白得人睁不开眼。队长在更远的地方向后头喊话，话音穿过麦垅扑散开去：“后头的，别茶懈着！地头上有炸馓子、绿豆饭汤候着你哩，管够！管饱！”

年年都一模一样。年年麦收最忙的几天，各队都要请社员

在地头吃饅子。四年前，杨青插队的头一年麦收就赶上了吃饅子。那时社员们在地头围严了饅子筐箩和绿豆饭汤大桶，杨青就躲到一边儿去。队长喊她，她说不饿；大芝娘把饅子塞到她手里，她说钱和粮票都在点儿上。人们被逗乐了，像听见了稀罕话儿。后来一切都惯了。甚至，每逢麦收一到，杨青首先想到的就是炸饅子。现在她等待的就是队长那一声鼓动人心的呐喊。在知青点，她已经喝了一春天的干白菜汤。

杨青没有往前赶，就像专等大芝娘过来拉她过去。大芝娘到底小跑过来。

杨青抬起脸，大芝娘已经站在她跟前。这个四十多岁的女人从太阳那里吸收的热量好像格外充足，吸收了又释放着。她身材粗壮，胸脯分外地丰硕，斜大襟褂子兜住口袋似的一双肥奶。每逢猫腰干活儿，胸前便乱颤起来，但活计利索。

杨青望着大芝娘那鼓鼓的胸脯，腿上终于生出些劲。她擦了擦眼，站起来。

“快走吧，还愣着干什么！”大芝娘招引着杨青。

杨青跟上去，发现前边净是捆好的麦个儿。分明是大芝娘劫了她。

地头上，人们散坐在麦个子旁边那短浅的阴影里，吃饅子、喝汤，开始说闲话解闷儿。那解闷儿的闲话大多是从老光棍栓子老爹那双翻毛皮鞋开始。那皮鞋的典故，端村人虽然早已了解得十分详尽，但端村总有新来人。比如谁家从外村请来了帮工，比如谁家的新媳妇在场，再比如城里来插队的学生。

皮鞋是真正的日本货，硬底，翻毛。那是闹日本时，栓子老爹从炮楼上得来的。村里派当长工的栓子给鬼子送过一趟麦子，栓子赶着空车回来，就捎带回这么一双鞋。刚得到这鞋时，栓子走起路来“咯吱咯吱”；年代久了，皮底掌了又掌，走起路

来变成了“咯噔咯噔”。

日本投降了，栓子还一直穿它。解放了，栓子还一直穿它。人们问：“栓子叔，你恨日本鬼子不？”

“兴许就你不恨。”

“那还穿这鞋？”

“谁叫它是鞋呢。”

“这可是日本货哩。”

“你叫它应声儿？我不恨鞋。”

栓子大爹的回答理直气壮却并不周密。许多时候，端村人就是从这双鞋上来审度形势的。那鞋有时也会变得理不直气不壮起来。“文化大革命”开始前，那鞋便销声隐迹过好一阵。后来，公社的造反派到底为鞋来到端村，勒令栓子大爹三天之内必须交出。否则他也将被踏上一只脚，闹个永世不得翻身。栓子大爹受了些皮肉之苦，造反队却终究没有找到那鞋。再后来，本村造反队包下了此案。栓子大爹把鞋亮给本村的造反队，他们却没有把它当作胜利果实拿走，就因为那是端村的造反队。眼下他们虽然造反披挂，但端村人的习性难变，他们生性心软。

寒来暑往，栓子判断了形势，端村终于又响起了那鞋声。

这是栓子和鞋的故事，却是外来人对鞋的粗浅了解。外来人很少明了那鞋的另一半故事，那一半，没有人在公开场合撷取栓子大爹。了解那一半，除非你是真正的端村人。

栓子年轻时作长工，恋过村东老效的媳妇。麦收时常常背着东家给那小媳妇送麦子。

栓子恋那媳妇，就是愿意把东家的麦子送给她。

老效在外村窑上干活儿，会烧窑，会针灸，会给女人放血治病。他默默烧窑，扎针、放血却在一方有名。一针下去，有人还阳，也有人半日后归阴。病主人质问老效，老效几句话能

把主人噎得哑口无言：“不是放血半天后才咽的气吗？要是不放血，能活那半天？这叫手劲。”主人自讨了没趣，老效却争得了一个传名的机会：是老效的针术又使那就要归阴的女人多活了半天。老效的针有手劲。

老效在外烧窑、扎针，一集回家一次。一次老效回来，看见家里的新麦子，逼问媳妇。媳妇害怕，说出了栓子。老效不露声色，白天只是和媳妇吃饭、行事。天黑他邀了栓子出来，走近村头场边一个麦秸垛。老效靠在垛上，半晌不响。

黑暗中栓子被吓出了魂儿，那魂儿就在他周身哆嗦。

后来老效开口了：“兄弟，别怕。你想什么我知道。可你那麦子我不稀罕。”

栓子不言语。

“听出来了呗，不稀罕。”

栓子还是不言语。

“这么着，咱换吧。”老效说。

“换？换什么？”栓子还是听不出来。

“把你那皮鞋给了我，我就让你一回。”

栓子听懂了，便不害怕了。只觉浑身的血全冲到脸上，又沉到脚后跟。他捏紧了拳头，直往老效跟前凑。

这时散在脚前的麦秸堆一阵窸窸窣窣，老效弯腰抓起一个人来。栓子细看，正是那媳妇。她被绳子绑了，嘴叫毛巾堵着。

“就在这儿，行不？你脱鞋，她这儿由我脱。”老效抓住媳妇的裤腰，媳妇趑趄着歪倒在垛前。

栓子再也忍不住，又往前凑凑，猛然朝黑暗舒出了一个拳头，老效仰翻在麦秸堆上。栓子又是一拳，又是一拳，又是一拳。老效没了响声儿。

栓子给那媳妇松了绑，拽出嘴里的毛巾，指着老效对那媳

妇说：“他、他不算个汉们家，他畜生不如！你不能跟他。你，你跑了吧！”

老效媳妇一跺脚跑了。栓子把半死的老效背回家，扔在炕上说：“忙给你个人扎一针吧！”

老效媳妇再也没回端村。栓子几年不去村东。

.....

杨青了解那后一半故事，四年后她已经算个端村人了。

棵子筐箩被人们吃得露了底。众人四散开，一片脊背朝着太阳。

黄昏，大片的麦子都变成麦个子，麦个子又戳着聚拢起来，堆成一排排麦垛，宛若一个个坚挺的悸动着的乳房。那由远而近的一挂挂大车频频地托起她们，她们呼吸着黄昏升腾起来，升腾起来，开始在柔暗的村路上飘动。

杨青独自站在麦田里，只觉着脚下的大地很生。她没有意识到麦垅里原来还有这样多的细草野花。毛茸茸的野草虽然很细、很乱，但很新；大坂花宛若一面面朝天的喇叭，也欢欣着响亮起来。被正午的太阳晒蔫了的她，现在才像蓄满了精力。那精力似从脚下新地中注入，又像是被四周那些只在黄昏才散放的各种气味所熏染。又仿佛，是因了大芝娘那体态的施放。那实在就是因了不远处那些坚挺的新麦个儿，栓子大爹那半截故事就埋在那里。杨青身心内那从未苏醒过的部分醒了。胸中正膨胀着渴望，渴望着得到，又渴望着给予。

杨青在黄昏中挪动着脚步，靠了那矗立着的麦个儿的牵动。远的、近的、那被太阳晒得熟透的麦个子。她朝它们走去，一整天存进的热气立刻向她袭来。她感应到那里对她的召唤，那召唤渗透她，又通过她扩散开去。她明白了过去不曾明白的感觉，她明确了过去不敢明确的念头，她一定是爱他，她一定要

爱他，那个身材高高的陆野明。

2

这两年不比早先。一过麦收，知青点上电报便多起来。知青们拿上电报净找队长请假回平易市，躲过麦收才回来吃新麦子馒头。

陆野明也接到了家里的电报。他不找队长，却来到女生宿舍找杨青。

“杨青，你出来一下。”他说。

“你进来吧，就我自己。”杨青在宿舍里说。

陆野明顶着门楣走进女生宿舍，杨青便掏出指甲刀剪指甲。

“电报。”陆野明把电报亮给杨青看。

杨青只顾剪指甲，并不关心陆野明手中的东西。

“家里让我回去。”陆野明又说。

“噢。”

杨青继续剪指甲。她剪得很轻快，很仔细，很苦。

“你说我回去吗？”陆野明问杨青。

“我说你应该回。”

“为什么？”陆野明对杨青的回答没有准备。

“因为来了电报。”

杨青还在剪，剪完又拿小锉一个个锉起来。陆野明第一次发现杨青的手指修长，椭圆形的指甲盖很好看。

“我不回。”陆野明把电报叠了又叠，叠成钝角，又叠成锐角。

“你不回？”

“因为你不回。”

“你怎么肯定我不回？”杨青锉完指甲，把剪刀放进衣兜，双手交叉起来，显得格外安详。

“你也回去？”

“大家都回。”

“那，我也去请假。”陆野明把电报展开、抚平，转身就往外走。

“你回来。”杨青叫住陆野明。

陆野明站下来。

“你的头发还不理？该理了。”杨青说。

陆野明捋了捋头发，觉出有一撮向上翘起，很有弹性。他没敢看杨青，又往外走。杨青却又叫住他说：“快走吧，我可不走。”

“你……”陆野明又转回身，疑惑地望着杨青。

“哪年麦收我回过家？嗯？”杨青声音很轻，轻成没有声音的暗示。

陆野明回味一下杨青的话，总算从暗示里领略到了希望。他把电报揉成一团故意丢在屋角，很重地推了门，很轻地跑出屋子。

杨青很愉快。因为身在异乡，有一个异性能领略自己的暗示。再说那仅仅是暗示吗？那是驾驭，驾驭是幸福的。

下乡第一年，杨青就格外注意陆野明。当时她并不想驾驭谁，只想去关心一个人。早晨起来，陆野明头发上老是沾着星星点点的碎棉球，杨青便知道他的被子拆了做不上。她替他做棉被，还把他划了口子的棉袄也抱过来。缝好，又叠着抱过去。她提醒他理发、洗涮，还常把“吃不了”的饼子滚到陆野明的饭盆里。

陆野明很久才感觉到那关心的与众不同，他也回报着她。

杨青对“1059”农药过敏，那次喷棉花回来就发起高烧。村里唯一的赤脚医生上县培训去了，不知谁请来了老效。那老效急急赶进知青点，从怀里掏出油腻的布包，双手在裤腿上蹭掉些土末儿，往杨青脑门上使些唾沫，抽出一根大针照着印堂就扎。陆野明一把攥住老效的手腕说：“谁让你来的？这是治病？这是祸害人。”他夺过老效的针，替他包裹好，连推带搡把老效请出知青点。他找了辆破车，自己拉着，两个女生护着，一去十二里，把杨青送到县医院。

一路走着，陆野明一看见杨青那光洁、饱满的前额就想哭。他想，老效就在那里抹过唾沫。

谁都知道杨青在关心陆野明，谁都不说杨青的闲话，就因为关心陆野明的是杨青。杨青懂分寸，因为想驾驭。

一次，队长把杨青和陆野明单独分在一起浇麦子。陆野明很高兴，叫上杨青就走。杨青却着急起来。左找右找，总算临时抓到了花儿作伴。

花儿是小池的新媳妇，春天刚跟人贩子从四川来到端村。

陆野明一路气急败坏，杨青和花儿又说又笑。她引她说四川话，问她为什么四川人都爱吃辣椒。

陆野明的气急败坏，花儿的四川口音，都给了杨青满足。

绿色麦田里，灌了浆的麦穗很饱满，沉甸甸地扫着人的腿。陆野明看麦子，杨青和花儿改畦口。改几畦就钻进窝棚里坐一会儿，像是专门钻给陆野明看。陆野明跟前只有柴油机。

越到正午，陆野明越觉着没意思。他揪了几把麦穗塞到柴油机的水箱里煮。煮熟了自己不吃，光喊杨青。杨青到底来到井边，陆野明递给她一把熟麦穗。

碧绿的麦穗冒着热气。放在手里搓，那鼓胀的麦粒散落在掌上，溅得手心很痒痒。杨青嚼着，那麦粒带一点咬劲儿。心

想剩下几穗给花儿。

“好吃吗？”陆野明坐在麦垅里问杨青。

“好吃。”杨青没有坐。

机井旁边的麦子高，麦穗盖过陆野明的头，齐着杨青的腰。

“跟谁学的？”杨青问。

“你坐下，我告诉你。”

杨青想了想，没有坐。

陆野明又往杨青身边挪挪，他的肩膀碰着她垂着的手背。

杨青往旁边跨了跨。陆野明不知怎么的就攥住了杨青的手。

柴油机的声音很大。

陆野明攥得很死。

杨青努力想抽出自己的手。抽不出。

“你应该放开我。”杨青声音很低，看着远处。

陆野明不放。

杨青突然大声喊起了花儿：“花儿，陆野明给咱们煮麦穗了！”

陆野明不放。

“你应该放开我！”杨青声音更低了，被机器震得有些颤抖。

陆野明抬起头，急不可待地想对杨青说几句什么。在太阳的直射下，他忽然发现杨青唇边那层柔细的淡黄色茸毛里沁出了几粒汗珠，心里一下乱起来。他到底放开了她的手。

“我愿意你放开我，我知道你会放开我。”杨青眼睛向下看，不知是看陆野明的脚，还是看地。“我该找花儿去了。”她说。

杨青迈过了一个麦垅，那正在孕育着果实、充盈着生命的麦棵在她腿下倒下去，又在她身后弹起来。

“陆野明，机器该上水了！”杨青跳过麦垅，回身对陆野明说。